

200元作品PK500万大作，平度农妇油画引热议

“一小时画幅画挣200以前都不敢想”

出名后

每天访客络绎不绝

3月29日上午，在平度市蓼兰镇马二丘村一处小卖部门前，几位村民正坐在一起闲聊。“俺们村之前就没有会画油画的，就连附近的十里八乡也没有。”马二丘村村民说，他们村有200多户，主要的经济收入就是耕种农田和外出打工。

村民说，王珍风是他们村里一位地地道道的普通农民，家里耕种着十几亩农田，王珍风本人也在附近一个小型制鞋厂里打工。

根据村民的指引，记者来到王珍风的家里，不巧的是王珍风就在前几天刚去福建，学习油画创作。几位慕名而来的造访者正在王珍风的家里参观，王珍风的儿子王亚洲则在一旁学习创作油画。“这几天来家里参观的人非常多，还有从北京等地赶来的。”王珍风的丈夫王山善说，这几天他们这个普通的农村家庭一下成了当地的“明星”，每天都有人登门造访，购买油画。

王山善说，他和王珍风结婚20多年了，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家里还耕种着16亩农田，农活平时大多靠他打理。王珍风在鞋厂打工工资每月只有2000多元，他们家在当地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

与油画结缘

源于女儿

王山善说，他家里最近发生这一切都得先从女儿说起。王山善的女儿王亚飞今年27岁，高中毕业后考入江苏一所大学学习油画。“那时候我跟她妈都非常反对孩子学习画画，怕毕业以后找不到好工作。”王山善说，但女儿执意要学习油画，为了尊重女儿的意愿，他俩就没有再反对，就此他们家与油画结了缘。

“大学毕业后，我来到上海跟着林正碌老师学习油画创作，后来还参加了林正碌公益艺术教育团队，免费教授当地人学习创作油画。”3月29日，记者电话联系了远在福建参加公益教学的王亚飞。王亚飞说，2014年，她在上海参加了一年的油画公益教学，帮助当地许多油画爱好者学习创作油画。她看到，有的初学者创作的第一幅作品就能立马被收购，一个暑假下来有几千元的创作收入，带动了当地文化氛围的培养，而且对当地的旅游产业也起到推动作用。

经过一年的公益教学后，在林正碌老师的启发下，王亚飞也萌生了回到位于青岛平度的家乡，通过教村民油画创作改变家

乡面貌的想法，并且想要将自己的村庄打造成远近闻名的油画艺术村，让每个村民都是艺术家。

多的时候

30多位村民学习油画

2015年1月份，王亚飞回到平度马二丘村，将她的想法告诉了家人。“我当时非常怀疑，农民只会种地打工，哪能会画画！”听到女儿的想法后王珍风说。在女儿的一再鼓励下，她决定尝试一下学习油画创作。

今年49岁的王珍风至今清楚地记得她创作的第一幅油画。“就是照着自家的塑料桶画了一幅，没想到当天就被人买走了。”王珍风用一个多小时创作的一幅连她自己看了都觉得好笑的油画，以200元的价钱被人买走。

“我们农民一小时画一幅画就能挣200元，以前连想都不敢想。”尝到甜头后，王珍风画画的动力越来越足，附近的村民也纷纷加入了学习油画创作的队伍。

村民马爱琴就是当时马二丘村学习油画创作的一员。“那个时候正好是农闲时节，村民也想画几幅画增加收入贴补家用。”马爱琴说，当时王亚飞是免费教村民学习油画，并且提供画笔、颜料、画板，到王珍风家学习油画的村民挤满了她家的厢房。村民一般早晨吃完饭后就来学习绘画，一直到晚上10点多才回家，一些来晚了占不到地方的村民只能悻悻离去。

王山善说，当时他家里最多的时候能有30多位村民在学习油画，除了本村村民也有一些外来学习的，年纪最大的70多岁，最小的只有三四岁。

创作收入低

村民陆续放弃

随着时间的推移，村民学习油画的热情开始退却。“我学习了一个多月，一共画了十多幅，总共卖了1000多块钱。”马爱琴说，她一直把创作油画当成副业，能在农闲时节赚点外快增加收入。开春后，地里的农活一忙起来，村民也就不再专注于油画创作了。

两个多月过后，到王珍风家里学习油画的村民仅剩下了几位。在王山善看来，村民学习油画不能持之以恒的原因除了要兼顾地里的农活外，就是油画创作收入太低。“一般创作一幅油画需要三四天时间，收入只有一二百元。”王山善说，创作一幅油画平均每天能带来的收入只有几十元，远不及外出打工，所以到后来许多村民都放下画笔，重拾旧业。在王山善的家里，至今

日前，一则“农妇200元作品PK500万大作，当代艺术又被打脸”的帖子在朋友圈刷屏。在帖子里，平度蓼兰镇马二丘村49岁农妇王珍风创作的桃花作品，被拿出来和著名油画家周春芽的作品PK，一时间，这个位于平度东南隅小村庄的普通农民家庭名声大噪。近日，记者实地探访，揭开这位普通农妇和油画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 宋祖锋



王珍风和她的作品。(受访者供图)

还存放着当时村民创作还未出售的几百幅油画作品。

每创作一幅画

很快被人买走

其他村民不再学习油画之后，马二丘村如今只有王珍风和儿子王亚洲以及一位身体不便干不了重活的村民仍在继续坚持油画创作。王珍风还像之前一样白天在外打工，晚上回到家进行创作。“刚开始我只把油画创作当成是增加家庭收入的手段，但是时间久了就喜欢上油画了。”王珍风说，如今她对油画已达到痴迷的程度，尤其喜爱画桃花，闲暇的时候就出门用照相机拍一些桃花、小狗、人物等，然后就在家里对着照片创作。

有一次，王珍风想要画一幅柴油机，在得知同村村民王洪善的家里有一台废旧拖拉机时，就上人家家里把柴油机从拖拉机上拆下来，然后抬到自家院里照着实物创作油画。王珍风说，经过一年多时间，她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创作了多少幅作品，但是每一幅作品创作完后都会很快被人买走，家里如今只有一两幅还未出售的油画作品。

王珍风说，她想把油画创作当成一种艺术追求，现在她正在

权威评说

模仿和创作完全不能比较

王珍风大红后，有人为艺术家叫屈，“艺术家的世界不是你们凡夫俗子三言两语就说得清道得明的”；也有人大呼，“终于有人替我给了当代艺术一记响亮耳光”。

“能否成为艺术家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国内当代艺术界颇有发言权的贾廷峰说，“王珍风的画算得上好看，绚烂不失自然。”而身为周春芽的老友，他认为经过市场检验的作品，同样不容易被诋毁。把不在一个频道的两人拿来作比，着实“有点扯”，“周春芽属于学院派，画法是大写意加德国表现主义；王珍风属于边缘群体，技法偏中国写意。”

著名艺术评论家夏季风也认为，周春芽的作品之所以能卖出高价，是因为他有持续性的创作方法，而类型模仿与原创不可同日而语，“那位农妇只是照画而已。”而这种模仿前些年在深圳大芬村甚至被做成了产业，不少低学历的农民工和下岗者成为油画工人。“他们的作品售价甚至连200元都卖不到，这与艺术根本就无关。”

据新京报

争议背后

“打脸”凸显艺术远离公众

“是否为美协会员，作品价格如何，都不重要，还是要回到艺术的本质，看能否打动人。”著名艺术评论家夏季风直言，相比那些画功不错的艺术素人，国内某些扬名立万的艺术家习惯停留在为自己赢得成功的特定符号上，不愿意再往前迈出一步，“对艺术家、藏家而言，这都是毁灭性的。国内艺术生态的确出了大问题。”

在艺术评论者刘广隶看来，这起人为造成的PK大战，与前一阵闹得沸沸扬扬的“民科和引力波”事件很类似：草根很喜欢看不同文化阶层的冲突和碰撞，最好还是抨击高居上面的那个，认为位居高处的人，总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支持多了解和尝试艺术创作，但是成为艺术家这件事，让少部分人去实现就好。”他说。

艺术批评家郭松平觉得，这一次周春芽有点儿替当代艺术背黑锅的意味。“中国的主流艺术界在与公众对话上做得并不好，加之自身还存在备受诟病的体制弊端，即便一件炒作痕迹明显的事例，都会引爆人们的不满。要学会放低姿态与公众对话。”他说，当下的艺术越来越突出个性语言，追求无人涉足的新领域，很容易导致艺术家本人陷入自说自话的境地。此外，他认为国内很多展览都在公共教育方面有缺失，“不仅很少组织艺术家与公众面对面交流，就连展品的介绍文字也是能省则省，或者说得玄乎其玄，没人能懂个中意味。当然也不排除一些人肚子里本来就没货。”所以，当下艺术最要紧的还是提升公众的兴趣，而这需要艺术家重视与公众沟通。

据北京日报



王山善展示村民学习创作的油画作品。本报记者 宋祖锋 摄